

服装语言与构成要素的关系研究

倪要武

(盐城工学院 服装设计与工程系, 江苏 盐城 224051)

摘要:服装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是一种表意系统,是一种符号化的语言。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环境沟通、传递、交流讯息的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桥梁作用,想要通过服装语言去清晰明白、重点突出、层次分明的表达意向,那么从语言学的角度去研究服装语言与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掌握这种特殊形式的语言。

关键词:服装语言;信息工具;功能;材料;装饰;结构

中图分类号:J82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322(2010)02-0066-05

早在人类语言产生之前,已经有一种更古老更世界性的语言在人类彼此之间沟通,这就是服装。巴尔扎克(Balzac)在《夏娃的女儿》(Daughter of Eve, 1839)一书中就表示,“装扮是一种对内心思想的持续表现,一种语言,一种象征”^[1]。服装作为一种特殊符号系统和表意现象,是一种与人类共同体的活动密切联系的社会现象,作为非言语沟通的媒介,在日常生活与人际交往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人们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通过服装向他人传送有关自己的各种信息,同时他人的穿着方式在某种程度上也会影响我们的印象形成、意向判断和社会交往方式。因此剖析构成服装语言的构成要素,研究语言与要素的关系,才是更好地解读“服装”语境的必由之路。

一、服装语言的构成

服装与语言最本质的共通之处在于它们都是符号,都有自己的体系,通过自己系统的符号传达信息,并受到自身所处文化的制约。语言体系的组成部分是音节、词素、词汇、句子,并按一定的逻辑方式汇成章,通过口述或笔录等方式来表达观念、情感、意向或记录事件。而影响服装语言构成的原因很多,人、历史、宗教、道德、法律、地理、气候、经济等物质和精神元素都可能成为引起服装变化的原因。从广义上说,这些因素也可以成为服装范畴的一部分。法国著名的设计大师克里斯

汀·迪奥说:“凡是我所知道的,我所看到的,听到的一切,我的存在的一切,都归结到衣裳上去。”^[2]正像克里斯汀·迪奥说的那样,构成服装的要素无时不在、无处不在。从狭义上说,服装语言构成要素有功能、材质、装饰、结构等。服装作为一种艺术形式通过对功能的预想、结构工艺的设计、材质的选择、装饰等精心营造与安排,遵循美学原理、以形式美的法则来建构服装的视觉形象,传达出一个时期中个人和社会的思想观念和审美理想,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服装语言。

二、服装语言的表意核心:功能

在服装语言构成的诸要素中,功能是其表意核心。就如同普通语言中一个词或一句话表达的意思一样,服装语言的功能向自己表明或别人传达“我为什么要穿这套服装”,人们穿着服装不管出于何种目的,是因为狭义上的防寒保暖、防御伤害这些从人的生物性机能出发去考虑实用的功能需求,还是因为广义上的精神审美需求、或是社会认识需求,只要它满足了人们的某种需求,那么服装就具备了功能性。这种更宽泛地站在人与产品关系的立场上来理解,拓宽对功能的认识领域,将实用功能、认知功能、审美功能、社会功能统称之为功能的新定义^[3],将有助于我们对功能统揽服装语言构成诸要素的理解。

服装因为具备了功能性,才会产生符号化的

收稿日期:2010-03-31

作者简介:倪要武(1974-),男,江苏盐城人,讲师,硕士生,研究方向:服装设计。

服装语义。在人的不同需求层次中,着装所表达的语义也不尽相同,《释名》中说:衣,依也。人所以依以庇寒暑也。这是人着衣的最基本的生理机能的需求,此时服装更多是因为自身的生理机能的需要而穿着,而非表意义。但在别人看来,服装还是包含一些简单的意思,即庇寒暑所以依。当服装不再是主要满足于人的生理机能需要的时候,更多倾向审美功能、社会或认知功能的需求,这就需要着装者必须了解社会认同的协约,这样才能构建正常、成功的言语交流模式。原始社会末期,《易·系辞下》记载:“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4]统治者利用服装来教化天下民众,治理好了国家。在奴隶社会中逐步形成的冠服制度使服装更起到了“昭名分、辩等威”的符号化意义,统治阶级赋予了服装初级层次的实用功能以外的政治的、伦理的制度外化意义^[5]。此时服装所要传达的意义主要是教育民众要守礼安分、不越雷池,此种维持服装语言交流的协约是以强制手段来贯彻执行的,说的是统治者的声音(见图1)。而在现代,服装的政论规约逐步被摆脱,服饰走向了自由化、现代化的道路,服装语言的表义也越来越广泛。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从西方兴起的朋克服饰,从服饰的内容来看,紧身的黑衣、皮裤、夸张的金属铆钉钉满整件衣服,磨出窟窿、画满图案的牛仔装,抽了丝的袜子,酷毙了的鸡冠头,女人则把头发全部剃光,露出青色的头皮,鼻子上穿洞挂环,身上涂满靛蓝的荧光粉。这种装扮绝不仅仅是防寒保暖、防御伤害那样简单,也不完全是出于生理的需要,传统的服饰美学标准被打破,从当时西方社会状况和时代背景来看,这群年青人是想通过服装这种外界形式表达一种对当时社会制度、主流文化的不满,这就是朋克服装所要说出的主要声音(见图2)。如今个性着装方式已经成为主流,人们有了按照自己的意愿用服装说话的自由,选择买或穿什么样的衣服,实质上都是形容和定义自己,而起因正是有了这样或那样功能性的需要,所以才穿成这样,一旦功能性消失,其服装意义也就不复存在了。

三、服装语言的字汇:材质

服装语言同其它语言形式一样,必须借助某种载体才为人所认知,普通语言依靠声波、笔迹等形式来承载信息,而服装语言则必须依靠服装材料这种可视的物质来实现信息传播。材料是组织



图1 历代帝王图

Fig. 1 Portraits of Emperors of the Past Dynasties



图2 朋克照片

Fig. 2 Photos of Punk

服装的最基本要素,是服装造型的物质基础和艺术表现形式,在服装语言要素中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从设计角度来讲,功能要求引领材料的选择,同时功能的体现又必须依赖材料这个载体,这就好比普通语言中的单字或词,如果没有这些字汇的聚集,就无法表达意思,满脑子想说的话,却找不到确当的字词来表达。

材质包括依附于材料的色彩,两者不可能出现独立存在的状态,服装材质的丰富与否,直接关系到服装语言“义”的表达,对比某些特定的社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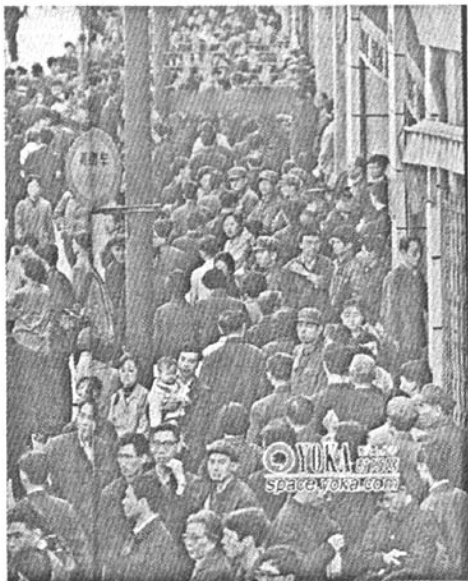


图3 文革时期街景照片

Fig. 3 Photos of Streetscape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历史时期,我们不难发现,有时服装材质丰富多彩,有时却稀少单一。在生产力十分低下的原始社会,还没有发明织布之前,服装用材质可能仅仅局限于兽皮和树叶,那么所能组织服装语言的字汇只有简单的几个字或词,所能表达的语义也是最基本的防寒保暖、防御伤害这些生理机能需求。中国文革十年,因为政治制度和社会环境的影响,服装面料的研发极少,民众着装颜色以黑、灰、蓝占居主导地位,外国人戏称中国人是一群灰蚂蚁(见图3)。后来,“祖国山河一片红,全国人民一片绿”,绿军装一统天下,成为最革命、最流行的服装。军服样式流行,服装材料更趋向于单一,从而也使得表现服装语言字汇的极端匮乏,服饰变成了政治符号,其功能起到了表述政治立场的目的,所体现的语义也是简单的“YES”或者“NO”(见图4)。改革开放以后,生产力飞速发展,社会物质极大丰富,服装材料从棉麻丝等天然材料到丙腈氨等化学材料,从裘皮羽绒到亮片珍珠,不同的原料,不同的织造方式,不同的组织形式,使面料本身已经具有了各自自身的风格特点,丝绸的光润,棉布的淳朴,毛织物的丰满,涤织物的挺括,机织物的严谨,针织物的随性,红色材质的热情奔放,黄色材质的跃动与华美,绿色材质的青春与生命,蓝色材质的安静与希望,紫色材质的高贵与与

妩媚,黑色的庄重与神秘,白色的纯洁与单纯等^[6],这些千变万化的服装材料丰富了服装语言的字汇,从而促使服装语义表达的多元化。后工业社会,科学技术不断发展,服装材料推陈出新的速度越来越快,原形态的多种转译形式及新材料的创造使服装语言的字库在不断地被扩大,从而促成了服装语言表达意义上的更多突破。



图4 70年代军便服照片

Fig. 4 Photos of Undress Uniform in 1970s

四、服装语言语义的延伸:装饰

装饰包括装饰品和附件,从服装语言的构成来看,相当于一句话中的形容词和副词或补充说明的部分。普通语言,主谓宾能完整准确地表达一种意思的时候,则定状补就变成不是必需,诸葛凯先生在其著作《设计艺术十讲》中对装饰有这样的描述:“装饰是功能完善的辅助成分,它有可能不为功能所必须,但也不能独立于功能之外而存在,针对功能的需求,有时候它是不可缺少的,但有时候也不是必须的”^[7]。从服装狭义的功能概念上来理解,装饰不为功能所必须,从广义的功能概念上来看,它是不可缺少的。社会生产力的进步,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服装的需求已经从生理机能的需求迈向更高的层次审美需求和社会认知需求,装饰要素在服装语言的表达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装饰是排除人的生理机能需要以外的其它服装加工都属于装饰范畴。从人的审美需求角度来看,服装装饰有服装材料的装饰和附件装饰。材料装饰必须从材料肌理与质感两方面来考虑。材料的肌理构成手法有:皱褶、折裥、抽缩、堆积等,主要改变面料的表面的肌理形态,使其有浮雕效果和立体感,质感通常是针对材料本身而言,这种

装饰手法往往与材料浑然一体,在设计过程一般不把它独立出来看待,主要手段是将具象、抽象、几何形态以不同的技法反映在服装材料上,其中包括机印、手印、蜡染、手绘、蓝印花布、喷绘、丝网印、镂空印等,不论是立体的还是平面的装饰手法,都丰富了材料的表现形式,也为材料附加了更多的意蕴,使服装语义的表达可以更加丰满和完整。从社会认知功能角度去理解,服装基础型之外的装饰,不但可以获得相应的审美感受,还可以判别其身份、地位、职业、等级等。我国自古以来崇尚服装制度,有上冠的雅誉,不但借助服装的形制、色彩来区分等级,而且更用服章等饰物加以强调和识别,维系伦常。现代社会中,装饰对服装的解释强调作用随处可见,尤其在职业装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军衔的高低、职位的等差,都可以通过服装的装饰来体现(见图5)。我国军队初建时期,军服体制不完善,上下级之间在着装上差别不明显,因为这样还闹出下级不认识上级的笑话来,但今天军服制度日趋完善,同样是兵,兵龄的不同都可以通过肩章来加以识别,更不要说是更高的上级了(见图6)。如果缺少这些装饰因素,则在整体中就无法体现个体的不同,这就好比同样意义的一句话,因为副词和形容词的不同而体现出不同层次的意义区分。



图5 新式军服

Fig.5 New-style Military Uniform

装饰在族群认同与种族信仰表述中也发生作用。在一些原始部落里,为了求得族群的认同以及表达对种族信仰的坚定,人们在身上涂抹或穿戴象征该种族图腾的符号以博取该种族间的尊重和互相信任,而在现代社会,一些外表着装看起来并不一样的人却会因为装饰而暗示他们属于一群或是一类人。美国城市中的同性恋者发展出一



图6 旧式军服

Fig.6 Old-style Military Uniform

些服饰装扮暗号,比如耳朵上的耳环或耳饰、左袋装饰的手帕、挂在右裤扣上的钥匙等,借以和具有同样的性偏好者进行沟通。这些装饰效果表明,装饰除满足于人们更高层次的审美需求外,赋予服装更多的具有社会认同性的内涵,服装语言的表达因为装饰而得到延伸。

五、服装语言文法:工艺结构

在语言构成中,字汇的简单堆积,往往不能表达明确的意思,贯穿连接它们的是看不见的文法在起作用。服装语言的表达与此异曲同工,材料堆放一起,不但无法起到传达服装的意思,甚至不能说它是一件服装。它要通过工艺结构的设计组织成一件符合人需要的服装。服装结构设计包括外部的造型设计和内部的结构设计。服装语言作为视觉语言的一种,外型轮廓往往能给人们留下深刻的第一印象。服装的外轮廓造型可归纳成A、H、O、S、X、Y等几个基本型。A型轮廓的服装具有稳重、典雅的感觉,H型轮廓则传达一种精神干练的意味,O型的丰满、S型的柔美等等,各种外型轮廓首先向他人传达了着装的目的。而且在基本型基础上稍作变化修饰又可产生出多种的变化造型来,腰部的松紧度和腰线的高低,是影响造型的主要因素。腰部从宽松到束紧的变化可以直接影响到服装造型从H型向X型的改变。腰节线高度的不同变化可形成高腰式、中腰式、低腰式等服装,可直接改变服装的分割比例关系^[8],表达出迥异的服装语义。服装的内部结构主要指分割线、省道、褶裥。分割线的作用是从造型美出发,把衣服分割成几个部分,然后缝制成衣,以求适体美观。分割线有6种基本形式,即垂直分割、

水平分割、斜线分割、弧线分割、弧线的变化分割和非对称分割。服装的褶裥对塑造服装的外型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要在平面的布料上表现出立体的效果,主要通过省道与裥的设置来实现。省道和省是缝合固定的,其位置和形状的变化多样,均与人体隆起部位关系紧密,省的变化通过省道转移的方法实现,还可结合分割线进一步达到结构设计的目的。裥是在静态时收拢,而在人体运动时张开,外观效果比省更富于动感,服装结构设计中根据不同的款式风格和体态特征,巧妙地运用省道褶裥和分割线,充分考虑内外结构线的统一

与协调,才能使服装造型更为丰富多姿^[8]。

结构设计使得服装语义表达更加多元,从功能与结构的关系上来看,结构是为实现功能服务的。无论是外部造型还是内部结构设计,都是通过材料的组织来实现的,结构是对内容的组织形式,是内容各部分的组合方式,服装结构设计的过程实质上是将功能、材质、装饰统一成一个理想的有机的整体。是组织加工转化为服装成品的过程,也是将整个设计意图物化的过程。从而最终达到实现服装表义的目的。

参考文献:

- [1] [美] Alison Lurie. 解读服装[M]. 李长青译. 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01:109.
- [2] 李当岐. 服装学概论[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11.
- [3] 李超德. 设计美学[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12.
- [4] 周锡保. 中国古代服饰史[M].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1:1.
- [5] 徐清泉. 中国服饰艺术论[M]. 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1:12.
- [6] 诸葛凯. 设计艺术十讲[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4.
- [7] 冯泽民,刘海清. 中西服装发展史教程[M]. 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05:6.
- [8] 陆洁. 从服装设计的风格谈女装结构设计的方法[J]. 国外丝绸,2008(2):55-57.

A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stume Language and Its Components

NI Yao-wu

(Department of Fashion Design & Engineering, Yanche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Jiangsu Yancheng 224051, China)

Abstract: The costume is a particular social phenomenon, ideographic system and semiotic language, which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process of communication, transmission and news exchange among people, their society and environment. To understand clearly, via the costume language, the costume intention with emphasis and layer, this paper conducts a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stume language and its compon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linguistics, which will be helpful in mastering this unique language.

Keywords: costume language; information tool; function; material; decoration; structure

(责任编辑:李开玲;校对:李 军)